

开展革命大批判

批判苏修鼓吹的新骗术——“传心术”

吴 师 肖 群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育革命小分队)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传心术”在苏联作为“正处于突破边缘”的“最新科学”,倍受吹捧,被列为官方“科学”。苏修的御用“学者”们十分活跃,又是作实验搞表演,又是作报告写文章。“传心术”充斥他们的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等一切宣传领域,闹得乌烟瘴气。他们为什么要围绕着“传心术”鼓噪不休?“传心术”究竟是什么货色?对此,我们仅做一些初步剖析。

何 谓 “传 心 术”

何谓“传心术”?苏修的御用学者们说,人有所谓“超正常能力”和“超感官知觉”。两人甚至相隔万里,不凭借任何物质手段,不通过感觉器官,便可以在大脑之间互相传递“思想”或“思维信息”。

按照传心术士的说法,“传心术”这一“最新科学”的出现,不仅使自古以来荒诞迷信、宗教神学的各种无稽之谈有所谓的科学根据,而且还为人类勾划出了“美妙的前景”,什么“思维的直接传递”将使无线电通信技术装备成为过时的东西啦,如果在机器上装上“生物无线电接收机”,机器就可凭人的思维的直接指挥来运转啦,如此等等,真是奇谈怪论,尽其荒诞无稽之能事。

其实,所谓的“传心术”,并不是什么新把戏。无论从表现形式上或内容上说,它和十九世纪曾在欧洲风行一时,并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唯灵论”邪说是一路货色。“唯灵论”者鼓吹人可以“心灵交感”,传心术士鼓吹人类可以进行“思维的直接传递”,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传心术”只不过是“唯灵论”的翻版而已。如果说二者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今天的传心术士们为他们的“理论”披上了一件现代科学的伪装,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十 足 的 伪 科 学

在二十世纪鼓吹古老的江湖骗术,不能不作些新的化装,采取一些更卑鄙的手法。把这些手法公诸于世,“传心术”伪科学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手法之一,是伪造实验。例如苏修在刊物上吹嘘,一个实验人曾在航行于大西洋深处的潜艇中进行实验,他每天在预定的时间内极力“想”许多符号,另一个实验人则远在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岸上,把同一时间内脑中出现的符号记下来。经过十六个昼夜的实验,据说“想”与“记”的符号有70%相符合。传心术士说,这就是“思维远距离传递”的结果,并说这是一次美国人在美国潜艇“鹦鹉螺”号上进行的实验。但是,苏修刊物发表这项消息后,人们在向美国盘根究底时,美国人不得不加以否认。美国的传心术士说:“事实是在俄国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篇美国实验的文章起了

推动作用,而这一实验,我们未能证实”。美国人自己否认了的实验,苏修御用“学者”却当成最新科学成果来引用宣扬,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传心术”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

又例如苏修报刊曾吹嘘在莫斯科—西伯利亚之间进行了“思维传递”实验。报道说这是一次传递纸牌和物体视觉形象的实验。苏修《共青团真理报》为此还加了编者按语:“通过实验已使争论具有较为明确的依据,已向真理迈进了一大步”。还说什么“已经搞清楚,传递图形和同准备接收的图形相互符合的数目,已超过了根据概率论算出的可能是偶然符合的数目”。然而,又不得不承认“一场实验没有进行到底”。从“一场没有进行到底”的实验就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这就是苏修《共青团真理报》的“真理”!

假的毕竟是假的。在苏修有关这方面的混乱报道中,人们屡屡看到同台舞弊的丑剧,传心术士们的表演往往当众出丑,牛头不对马嘴,原形毕露。除了搞假实验外,苏修的御用“学者”还捏造一些谁也不能证实的“事实”。例如他们说,几十年前,苏联一位青年妇女,因患乳腺癌施行手术,痛不可忍,这时远隔两千多公里的母亲,左胸突然疼痛,随即就医检查,结果无病。几十年前的传闻,死无对证,天方夜谭,真是信不信由你!

手法之二,是盗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些新名词,臆造“理论”。例如,传心术士们借助于人体存在脑电流的事实,胡说大脑能远距离发送和接收电磁波,进而胡说思维就是靠这种电磁波传递的。

现代生理科学的发展,证明人体内部,包括神经在内,在其活动中伴随着生物电的现象。感官接受外界刺激的信息,通过神经传递给大脑,从而引起感觉。在神经传递信息过程中,伴随着电的现象,并且证明在两个神经细胞相接触处,信息的传递过程首先是借助于化学因子,这就是说,神经末梢的冲动(信息)是通过释放化学物质作为媒介而传递过去的(介质传递),其次才伴随有电的现象。所以,电现象不能包括机体活动的全部本质。机体内部活动最本质的东西,则是机体内部的物质运动及其能量的交换。在机体内部物质运动及其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伴随着的电现象(还有热现象),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生理活动的某一过程,而决不是机体内部运动的全部本质。还必须着重指出,大脑的思维,更是物质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高级活动过程。它不是用相对简单的物理或化学的运动规律所能解释得了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当然不能。如对打土豪分田地这一件事情,在地主阶级看来是糟得很,但在贫下中农看来则是好得很。唯物主义者认为,思维本质是社会性的,是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产物,单个人的大脑,是根本产生不了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更不是电磁波这样一种简单的物理现象所能概括的。

其次,虽然在人脑的活动中伴随着每秒几十周到几百周微弱的电流,但是据此即断言大脑能“远距离发送和接收电磁波”,也是毫无根据的。脑电流的存在与大脑能否“发射”和“接收”电磁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物体具有能量,但并不等于它能发射能量。我们知道,作为载流导体或闭合振荡回路,其周围虽然有变化的电能和磁能,这只不过是极其有限的空间范围内的电磁扰动,而不可能做远距离的发送。要做远距离的发送,就必须具备发送的条件,例如作为发送的开路振荡电路,要求有一个一定规格的天线,具有一定的能量等等。这些条件是大脑不能具备的。此外,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能量总是要衰减的,假使极其微弱的脑电流有所辐射的话,在大自然中存在阻力和干扰的条件下,从能量守恒这一运动的基本规律看来,这种远距离的发送和接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是,尽管传心术士们用了最现代化的仪器,也没有在1米的距离上测到人脑发射的任何电磁波。所以,从大脑活动中伴随存在着脑电流这一事实,而得出大脑能“远距离发送电磁波”的结论,只不过是唬人而已。

传心术士们还利用人体对强烈的电磁波有生理反应的现象,硬说大脑能接收电磁波。人在强

烈的电磁波的作用下产生耳鸣、噁心反应，就跟乘船晕船一样，只是一种人体的一般生理反应，与大脑接收电磁波信息完全是两回事。这实际是江湖术士惯用的一种拙劣手法：用不相关的一回事，去证明他们的谎言。列宁对此种手法，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

传心术士们所谓大脑无线电波的“理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上述的所谓大西洋潜艇的实验，对于大西洋潜艇金属外壳对电磁波的屏蔽作用何在的问题，他们就不能解释。此路不通，传心术士们便又信口胡说人可以进行“远距离思维传递”，其媒介是一种叫作“脑场”或“神经场”的物质。但是，“脑场”、“神经场”是什么？这些术士们说不出来，只能叫嚷“科学还没有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并且还妄图用“科学假说”来吓唬人。我们知道，科学的假设是在大量实际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传心术士的“脑场”、“神经场”之类，不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而是虚构一些联系放到捏造的事实中去，只能是胡说。

手法之三是赤膊上阵，以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来愚弄人。传心术士们站在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立场，鼓吹一种反动的认识论模式。他们胡说：“除了习惯的三项式（外部世界—躯体—大脑）之外，由于大脑是电磁场发源地，还有更简单的二项式，即大脑—大脑”。公然鼓吹人不需要感官，不通过实践便能认识事物，妄图以大脑—大脑这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这是苏修背叛马列主义的又一铁证。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是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的。列宁指出：“**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科学的总结。大脑通过感官与外部世界联系，而感官又受大脑的支配，它们之间这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在人类演变的几十万年中确立下来的。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中，通过感官接受外界事物的范围越来越大，大脑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脑子便日益发达起来，“**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如果大脑离开感官或者社会实践，只不过是一堆灰白色的脑髓，而不会有任何思维活动。毛主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十分明显，苏修御用“学者”鼓吹的大脑—大脑的认识论，是一条反动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他们用这条认识路线，愚弄和麻痹人民，不要人们参加社会实践，把认识归结为大脑自身的任意活动。这样一来，人的思想认识都成了超阶级的了。按照这种反动理论，岂不是资产阶级的大脑和无产阶级的大脑也可以互相沟通、互相“传心”了吗？这不就是说革命和反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将统统一笔勾销了吗？而苏修统治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就会畅通无阻了吗？这也正是苏修鼓吹“传心术”的真正目的所在。

麻痹人民的鸦片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时期对“传心术”伪科学曾进行了批判。可是，苏修叛徒集团一上台，便全力扶植，使其死灰复燃。西方的传心术士们兴奋地写道：“1956年以前，苏联还宣传‘传心术’是一种反动的虚构，以后苏联报刊就出现了有关事件的报道”。“六十年代从莫斯科传来的惊人消息，给相信心灵学的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鼓舞”。美国的同伙也羡慕地说：“没有任何心灵学家能预见到第一个用国家经费来建立实验心灵学研究室的正是俄国的大学”。

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大力鼓吹和兜售反动的“传心术”呢？只要用阶级斗争观点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传心术”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

今天，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苏修叛徒集团，断送了苏联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特权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法西斯统治。面对亿万革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苏修叛徒集团一方面采用暴力镇压，一方面求助反动的唯心主义，企图从精神上毒害和麻痹人民。“传心术”在苏修的复活，正是苏修政治、经济总危机日益深化的反映，是它日益腐朽没落的一个标志。尽管传心术士们小心翼翼地隐去“上帝”、“神灵”等词句，但人们仍不难发现所谓超感觉的心灵，超感觉的意志，正是古已有之的占卜、跳神、“上帝”、“神灵”的再现。宗教信徒们对“传心术”思潮的出现欣喜若狂地写道：“为灵魂存在的假设帮了忙。”“对宗教所坚持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苏修的御用“学者”也鼓吹“男女少年在其生活不称心的困难时候，可以从教徒那里得到必要的教言和安慰。”可见，苏修鼓吹“传心术”，就是与宗教配合在一起，毒害人民，妄图以此维护其反动政权。但是，革命的苏联人民，有朝一日必将埋葬苏修叛徒集团，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宗教迷信挽救不了的。

坚持战斗的唯物主义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苏修叛徒集团鼓吹反动的“传心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批判反动的“传心术”，将有助于我们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对反动的“传心术”的批判，使我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为了坚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开展对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揭露反动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玩弄的形形色色的伎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牢牢占领科学技术阵地。

（转载自《无线电》1975年第11期）